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四十

戰中

戰中

後漢書曰吳漢討公孫述乃進軍攻庫都拔之光武戒

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

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廹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進逼成都而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使讓漢曰公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而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攻漢使別將攻尚漢敗入壁豐圍之漢乃名諸將勵之曰今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

量欲潛師就尚于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舉也于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掛幡旗使煙火不絶夜銜枚引兵與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晨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于是引兵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

遒當置其疲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之間八戰八克又曰涼州賊王國圍陳倉不拔而遂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鬬蜂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鋭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人曰曹操擊陶謙衣過拔取睢陵夏丘皆屠之殺男女

數十萬人鷄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

又曰廉范遷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逼故事虜入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摧之范兵不敵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

續漢書曰耿弇字伯昭扶風人少學詩禮見郡督尉試騎士建旗鼓肆馳騁由是心善將率後上聞弇為張步所攻欲自往陳俊曰步兵盛可且閉營待上至弇曰上

且到臣子當撃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遂合戰破之

蜀志曰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黄忠以為可取趙雲遣兵隨忠取米雲將數十人輕行出圍行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勢逼且鬭且却入營更大開門偃軍鼓公軍至疑有伏兵雲擂鼓於後射公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子龍趙雲字也

作樂飲宴至暝
晉中興書曰桓温步騎四萬自江陵向關中伐偽立荆
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皆破之至于灞上戎首多降居
民皆壺漿路側耆老或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兵帥
苻健以五千人守長安小城時運道艱難而關中大飢
温率衆還詔遣侍中黄門慰勞於襄陽犒軍十一年温
進征討大都督司冀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温乃合衆
治兵七月率衆伐羌十月温次伊水羌帥姚襄來逆軍

屯于北遣使詣温奉身歸命願勅前鋒小却當拜伏路左温答曰我自修復中原展敬山陵無豫君事欲來相迫何復求却於是方軌齊進襄率驍勇萬餘人距水前戰温命小弟冲及諸將奮擊襄大敗奔北自相殺害死者數千越北芒而奔走温屯故太極殿前賊周成率衆降温徙入金墉謁先帝諸陵被侵毀者皆修復之選陵令守護

又曰謝玄進號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還于廣陵以

功封東興縣侯八年秦主苻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先
遣苻融慕容暐張蚝苻方四帥至穎口梁成王先等守
洛澗詔加衛將軍安爲征討大都督玄爲前鋒都督徐
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
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
玄等抵之衆八萬玄先遣廣陵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
澗邸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奔潰爭赴淮水斬首一萬
級生擒五千餘人十月苻融進屯壽陽玄與琰等選精

銳八千人決戰肥水南臨陣斬苻融俘獲萬計得偽輦及雲母車其餘寶器山積錦罽數萬端牛馬驢騾駱駝十萬疋

又曰苻堅率衆五十萬向壽春謂融曰晉人若知朕來便一時還南固守長江雖百萬之衆無所用之令秘吾來令彼不知彼顧江東在此必當戰若其亂敗求守長江不復可得則吾事濟矣乃秘不言堅自來於是以小將旗列屯淝北晉征虜將軍謝石冠軍將軍謝玄輔國

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並阻水南一時涉渡淝水
融曰及其未成列擊之必克也堅曰不然我長於步彼
便於水今捨步入水是以所短擊其所長非良策矣可
須彼過水一時擊之彼既背水進退無術乃可盡殺然
後船舫渡江直指會稽觀禹朝萬國之處不亦樂乎列
陳以待晉軍既濟戰于淝北堅被重創三軍潰亂堅馳
還長安
晉書曰劉毅泝江追桓玄戰於峥嶸州于時官軍數千

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衄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鬬心官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亂

又曰將軍王敦反兵至石頭欲攻晉將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勉不如據石頭其守將周禮少恩兵不為之用必敗禮敗隗自走敦從之禮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晉師大敗

又曰前秦苻堅率兵來伐晉將軍謝石謝玄拒之堅遣其尚書朱序說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謂石曰若

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以敵也及其衆未集宜在速
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晉將使請戰許之堅師列陣
逼肥水晉師不得渡晉將使謂堅將苻融曰君懸軍深
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合將
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堅衆皆曰宜
阻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
過我以鐵騎向水逼而殺之不然因其濟水而覆之於
是麾軍却陣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玄以八千精卒渡

肥逼之馳驅騎咯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晉師乘勝追擊死者相枕堅為流矢所中單騎遁走

又曰慕容超載記曰於是賀賴盧公孫五樓為地道出戰王師不利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秦苻堅遣將呂光領兵伐龜茲光軍其城南五里為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為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龜茲王帛純嬰城自守乃傾國財寶請諸國來救温宿尉頭等國王合七十餘萬衆以救

之胡便弓馬善矛矟如連鏁射不可入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按兵以拒之光曰彼衆我寡衆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還營相接按陣為勾鏁之法精騎為遊軍彌縫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純遁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

又曰西魏末東魏遣將侯景高敖曹等圍西魏將獨孤信於洛陽東魏大將齊神武繼後西魏大將周文等率軍救信進軍瀍東景等夜解圍去及晨周文率輕騎追

之至於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屬邙山為陣與諸軍合戰周文馬中流矢驚逸遂失之因此軍中擾亂都督李穆以馬授周文兵復振于是大捷斬高敖曹虜其甲士萬五千赴河死者以萬數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辰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峯居左戰並不利又知周文所在皆棄其率先歸開府唐公等為後軍遇信等退即與俱還由是乃班師洛陽亦失守大軍至弘農守將皆已棄城西走

又曰後魏末賊莫折後熾所在寇掠州人李賢率鄉兵與涇州刺史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為其用我若總為一陣併力擊之彼既同惡相濟理必總萃於我勢既不分衆寡莫敵我便救首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為數陣多設旗鼓犄角而前以脅諸柵以别將統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走以俟其懈攻之必破後熾一敗則衆

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戰屢敗北賢乃率數百騎徑入後熾營收其妻子僮隸五百餘人并輜重等屬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與賢遇乃棄寧與賢接戰賊遂大敗後熾單騎遁走

北史曰後魏孝文南伐齊將陳顯達率衆拒戰元嵩身修三丈免冑直前勇冠三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帝大悅曰任城康王大有德福文武頓出其門以功賜爵高平縣侯

後周書曰天和六年宇文憲帥衆二萬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康德以憲兵至潛軍宵遁憲乃西歸仍掘移汾水水南堡復入於齊謂畧不及遠遂弛邊備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又進攻張辟克之獲其軍實夷其城壘斛律明月時在華谷不能救之乃北攻姚襄城陷之時汾州又見圍日久糧援路絶遣柱國宇文盛運粟以饋之憲自入兩乳谷襲克齊栢栢城進軍姚襄齊人嬰城固守以為汾州之援齊平原王段孝先蘭

陵王高長恭引兵大至憲命將士陣而待之大將軍韓歡為齊人所乗遂以奔退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却會日暮乃各收軍

又曰齊神武遂渡河逼華州刺史王羆嚴守知不可攻涉洛軍於許原西太祖據渭南徵諸州兵皆會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山渡河遠來至此天亡之時也吾欲擊之何如諸將咸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見其勢太祖曰歡若得至咸陽人情轉騷擾今及其新至便可

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人齎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齊神武軍六十餘里齊神武聞太祖至引軍來會癸巳旦侯騎告齊神武軍且至望太祖軍少竟馳而進不為行列總萃於左軍兵將交太祖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横擊之絶其軍為二遂大破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

通典曰後周末隋文帝作相輔少主相州總管尉遲迥

舉兵不從隋文遣將韋孝寛討之迥男惇率衆十萬入武德軍於沁東拒之與孝寛隔水相持乃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小却欲待孝寛軍半度而擊之孝寛因其却乃鳴鼓齊進惇遂大敗

又曰後周末隋文帝遣將韋孝寛率兵討尉遲迥於相州軍進至州迥悉出其卒十三萬陣於城南迥舊習軍旅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三千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寛等軍失利而却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熲與李詢

乃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迴衆大敗遂拔其城

又曰後漢末曹公征張魯於漢中使張遼與樂進李典等將千餘人守合肥教與護軍薛悌署遼曰賊至乃發俄而吳主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云若權至著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征在外比救至我敗必矣是以教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死之士得

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右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為走登高塚以長戟自守權不敢動遥見所將衆少乃聚圍遼率左右麾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披疋靡反）無敢當者自朝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攻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還遼率諸軍追擊之幾復獲權（孫盛

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將帥不知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必懷貪惰以致命之兵擊貪惰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則必固是以魏武雜選武力參以同異爲之密教宜其應事至當而應若合符契妙矣

北齊書曰慕容紹宗與侯景戰於渦陽大破景軍溺死於渦水爲不流景走淮南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十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四十一

戰下 戰不顧親

戰傷

戰下

後周書梁臺傳曰時大軍圍洛陽久而不拔齊騎奄至

齊王憲率兵禦之乃有數人為敵所執已去陣二百餘步臺望見之憤怒單馬突入射殺兩人敵皆披靡執者得還齊王憲每歎曰梁臺果毅膽决不可及也

又曰田弘討西平反羌及鳳州叛兵等並破之弘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矟朝廷壯之

又曰李標字靈傑長不盈五尺性果决有膽氣少事尒朱氏累遷右將軍魏孝武特以標為太祖帳內都督從

復弘農破沙苑標時跨馬運矛衝堅陷陣隱身披甲之
中敵人見之皆曰避此小兒太祖初亦聞標驍悍未見
其能至是方嗟歎之謂標曰使膽決如卿何必要須八
尺之軀也

又曰賀若敦太祖時羣盜蜂起各據山谷大龜山賊張
世顯潛來襲統敦挺身赴戰手斬七八賊乃退走父統
大悅謂左右僚屬曰我少從軍旅戰陣非一如此兒膽
畧者未見其人非惟成我門戶亦當為國名將

又曰王雅從戰邙山時大軍不利為敵所乘諸將皆引退雅獨廻騎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斬九級敵衆稍却雅乃還軍太祖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

又曰蔡祐字承先從太祖戰於河橋祐乃下馬步鬬手殺數人左右勸乗馬以備急卒祐怒之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為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遂圍之十餘重謂祐曰觀君似是勇

士但弛甲來降豈慮無富貴耶祐罵之曰死卒吾今取頭自當封公何假賊之官號也乃彎弓持滿四拒之東魏人弗敢逼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一矢耳豈虛發哉敵人漸進可十步祐乃射之正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矟刺殺之因此戰數合惟失一人敵乃稍卻祐徐引退是戰也我軍不利太祖已還祐至弘農夜中與太祖相見太祖呼之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太祖心驚不得寢枕

祐股上乃安

又曰王雄從宇文護東征至邙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接戰雄馳殺三人明月退走雄追之明月左右皆散矢又盡惟餘一奴一矢在焉雄案矟不及明月者丈餘曰惜爾不殺得且住將爾見天子明月反射雄中額雄馬退走至營而死

又曰耿豪本名令貴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盡赤太祖見之歎曰今貴武猛所向無前觀其甲裳足

以為驗不須更論級數也

又曰王勇從討趙青雀平之論功居最除衛大將軍殷州剌史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太子武衛邙山之戰勇率敢死之士三百人並執短兵大呼直進出入衝擊殺傷甚多敵人無敢當者是役也大軍不利唯勇及王文達耿令貴三人力戰皆有殊功太祖於是賞帛二千疋令自分之皆拜上州剌史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擬授勇等然州頗有優劣又令探籌取之勇遂得雍州文達得岐

州令貴得北雍州仍賜勇名為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以彰其功

又曰耿豪從太祖戰於邙山謂所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矟直斫慎莫皺眉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殁俄然奮刃而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為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太祖嘉之拜北雍州刺史

隋書曰突厥入寇隋將楊素擊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并舁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内素謂之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突厥達頭可汗聞之大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素多權畧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寛貸每將臨冦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

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時稱名將

又曰張須陁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讓憚須陁不敢進密勸之讓遂與密率兵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時李密先伏數千人於林木間邀擊須陁軍遂敗績密與讓合軍圍之須陁亂圍輙出

左右不能盡出復躍馬入救之往來數四衆皆散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時年五十二其所部兵晝夜號泣數日不止

又曰麥鐵杖遼東之役將渡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黄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旣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陣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文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爲之流涕收得其屍

又曰權襲慶仕周從武元皇帝與齊師戰于并州被圍百餘重襲慶力戰矢盡短兵相接殺傷甚衆於是刀矟皆折脫冑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也賊遂殺之

又曰高智惠作亂江南史萬歲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别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鬬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為没萬歲以水陸阻絶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悦

上其事高祖嗟歎

又曰宇文慶從周武帝攻河北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戰良久中石𢌞墮絶而復蘇帝勞之曰卿信餘勇可賈人也復從武帝援晉州其後齊師大至慶與宇文憲輕騎覘之與賊相遇為賊所窘憲挺身而遁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引弓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破高緯拔高辟克并州下信都擒高諧功並居最

唐書曰高祖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至龍門縣有賊母

端兒衆數千人奄至城下時諸軍無備為賊所乗高祖親率十餘騎横出擊之所射應弦而倒賊大潰逐北數十里伏屍相繼於道時高祖射七十發明日斬首築為京觀於屍上盡得所射箭其妙如此

又曰至德中宜春郡太守劉秋子率士卒攻賊兵盡矢窮秋子空拳大呼於軍前死戰而勝詔嘉其忠勇授淮陽太守

又曰白孝德胡人也驍悍有膽力乾元中事李光弼為偏

裨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率鐵騎五十臨河挑戰龍仙勇捷自恃舉右足加馬鬣上手運兩矢嫚駡光弼登城望之諸將皆侍顧曰孰可取者僕固懐恩前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歷選其次無可者於是左右竊議曰孝德可光弼聞之乃招孝德前問曰所加幾何人而可曰獨往則可加人不可光弼曰壯哉終問所欲對曰願備五十騎於壁門候既入然後進及諸大將鼓譟以借威他無所用光弼撫其背以遣孝德挾二矛策

馬截流而渡半濟而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克懷恩曰觀其攬轡便辟可萬全者龍仙始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使其不動然龍仙不測又止孝德呼太尉使予致辭非他龍仙去三十步與之言褻罵如初孝德息馬伺便久之因瞋目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曰我國之大將白孝德龍仙曰是何猪狗孝德發聲虓然執矛突前城上萬鼓齊譟五十騎以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堤上孝德以匹

馬逐之胡騎五十皆披靡若猛犬之獵羣狐也遂斬之提首而歸

又曰王難得試衛尉卿至鳳翔爲都知兵馬使兼知諸軍事嘗有裨將靳元曜當合戰墮馬呼難得俯馬救之賊射難得中眉皮穿下障難得乃抜矢箭併皮掣棄之勇冠三軍由是士衆多附之

五代周史曰王殷遷奉國右廂都指揮使漢祖受命從征杜重威於鄴下殷與劉詞皆率先力戰矢中於首久

之出折鏃於口中以是漢祖嘉之
三國典畧曰蠕蠕入寇齊主自晉陽討之騎虜散走大軍遂還齊主率二千餘騎為殿夜宿黄瓜堆茹茹別部數萬騎扣鞍而進四面圍逼麾下齊主安卧平明方起神色自若指畫軍行潰圍而出虜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里獲菴羅衣妻子生口三萬餘令都督高阿那肱率騎數千塞其走道那肱以兵少請益齊主更減其半那肱率騎奮擊亦大尅捷

戰不顧親

史記曰項王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羮項王怒欲烹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

後漢書曰邳彤字偉君世祖拜為後大將軍常從戰攻信都復反為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

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者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王郎兵敗走彤家得免

又曰世祖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上黨太守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及妻子為延所獲馮衍乃遺邑書邑報書曰僕雖駑怯亦欲為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聞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

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年之期未有能至老壯有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榮雖老親受戮妻兒横分邑之願也

又曰趙苞字威豪遷遼西太守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埀當到郡道經栁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刼質載以刼郡苞率步騎三萬與賊對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禄奉

養朝夕不圖為作禍昔為母子今為人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責母遥謂曰咸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其勉之苞即時進戰敗之其母妻皆為所害

東觀漢記曰孔奮為武都郡丞妻子時在郡為隗囂餘黨所攻殺太守得奮妻子奮追賊賊推奮子於軍前奮年五十惟有一子不顧遂擒賊而其子見屠帝嘉其忠遷武都太守

九州春秋曰初清河李雍以鄃叛袁紹而降公孫瓚瓚遣兵衛之紹遣朱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以靈母弟置城上誘呼靈靈望城上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耶戰遂拔之生擒雍而靈家皆死靈字文傳

蜀志曰姜維與母相失孫盛雜記曰姜維得母書并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見當歸

續帝王世紀曰晉師度峴慕容超使人拒之聞晉兵盛自將四萬繼之及晉人戰於臨淄燕兵大敗超單馬奔

入城八月其將苻融自河北奔晉晉使召誘戰卒超怒縛其母懸諸城上融曰姜維有言良田百頃不在一畝梁書曰羊侃長子鷟為侯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得計此一子幸爾早能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鷟曰久以汝為死猶在耶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汝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不害也

戰傷

左傳曰齊晉將戰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

魏書曰孫觀還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須口為流矢所中左足穿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及創甚遂卒

魏志曰諸葛亮出祁連山詔張郃督諸軍至洛陽還保祁連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

又曰夏侯惇字元讓太祖自徐州還惇從征吕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

又曰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為流矢所中

蜀志曰先主進圍雒縣龐統率衆攻城為流矢所中卒

三國典畧曰陳蒨安都引兵破留異成州刺史韓子高單馬入陣傷頂之左角髮半落安都為流矢所中流血至踝容止不變

北史曰彭樂天平四年從神武西討與周文相拒神武欲緩持之樂氣奮請決戰曰我衆賊少不可失也神武

從之樂因醉入深被刺腸出納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數創軍勢遂衄不利而還神武每追論以戒之
後周書曰河橋之戰王思政下馬用長矟左右橫擊㨖數人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背被重創悶絶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惟著敝甲敵疑非將帥故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仍鎮弘農思政以玉壁地在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鎮之遷

并州刺史仍鎮玉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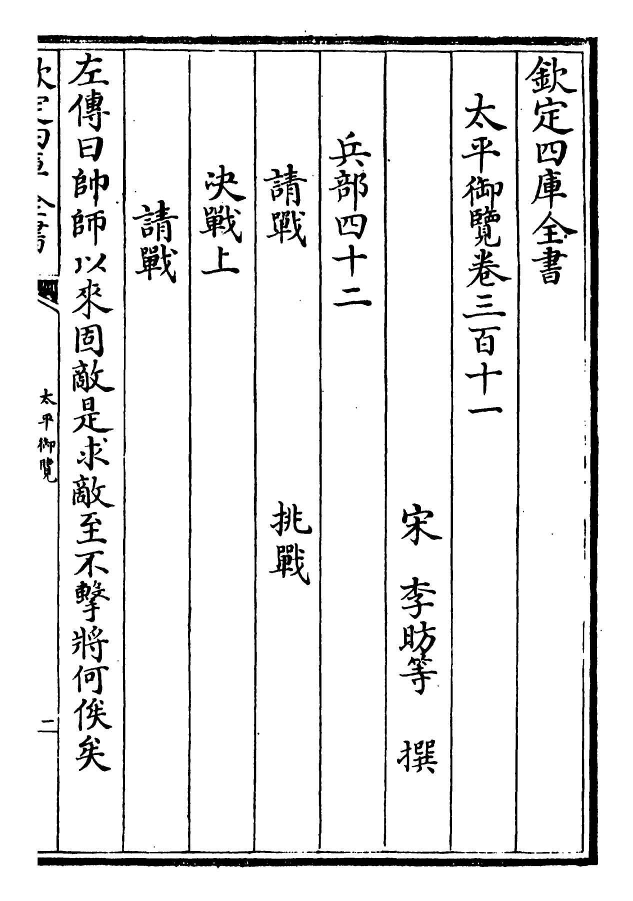
又曰韋法保每與敵人交兵身先士卒單馬陷陣是以戰必被傷嘗至關南與東魏人戰流矢中頸從口中出當時氣絶輿至營久之乃蘇

又曰李弼從太祖與齊戰於渭橋弼深入陷陣身被七創遂為所獲弼佯殞絶於地守者稍懈弼睥睨傍有馬因躍上西馳得免

隋書曰開皇二年突厥葉䕶及沓那可汗衆十餘萬寇

掠南詔以達奚長孺為行軍總管率衆二千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孺慷慨神色愈烈為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鬭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儒身被五創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

太平御覽卷三百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十一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四十二

請戰 挑戰

決戰上

請戰

左傳曰師師以來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矣

又曰晉師至于磨笄之下齊侯使請戰

又曰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又曰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韓簡晉大夫韓萬之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於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入用其寵為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杜註狃忕也言辟秦則使忕來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

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茍列定矣敢不承命

又曰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

穀梁曰請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

史記楚世家曰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

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與秦平

後漢書曰王霸傳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髪請戰

挑戰

孫子曰忿速可侮急疾之人可忿而致死忿速易動者主不可以怒而興軍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用不合於利而止人主聚衆興師以道理勝負之計不可以己之私舉兵則以策不可以己之慍故合利而戰也怒而可以復

喜愠而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主怒興兵人無素謀成計則破亡可危主愠而動倉卒而合戰所傷者必多怒愠復可以悅喜而亡國不可復存死不可復生言當須慎之也故曰明王儆之良將慎之此安危之道也儆戒也

左傳曰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

左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摩旌疾驅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致

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于前射麋麗龜

戰國策曰魏武侯問吳起曰兩君相當不知其將若何起曰令賤而勇者將而擊鋭交而自北告而勿罰觀敵進取一來一起其政以理奔北不追見利不取此將有謀若其衆追北其幟雜亂自止自行或縱或横貪利務

得凡若此類將令不行

史記吳世家曰夏吳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檇李賈逵曰越地也越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自頸左傳曰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也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

又曰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王胷漢王捫足曰虜中吾指

又曰王翦代李信擊荆荆兵數挑戰終不出久之翦使

人問軍中戲乎曰方越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

漢書曰項羽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無徒罷天下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鬬力羽令壯士出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間問之廼羽也漢王大驚

又曰楚漢相持彭越數絶楚糧道項羽欲討越謂其將

曹咎曰謹守城臯則漢欲挑戰愼勿與戰無令得東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漢果數挑戰楚軍不出使大辱之五六日曹咎怒渡兵汜水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曹咎自刎汜水上

後漢書曰張堪爲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言述必敗不宜退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

又曰王霸討蘇茂賊聚衆挑戰霸堅守不出方饗士卒作樂茂矢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儌一切之勝儌要也一切猶權時也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既不得戰乃引還營

又曰董憲叛馬成拜揚武將軍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憲進圍憲於舒令諸軍各深溝高壘憲數挑

戰成堅壁不出守之歲餘至六年春城中食盡乃攻之遂屠舒斬憲

魏志曰公西征馬超進軍度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騎夾擊大破之

魏氏春秋曰諸葛亮遇司馬宣王因挑戰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

魏畧曰太祖在漢中而蜀主栖於山嶺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賣履舍長使假子拒汝公乎吁我黄鬚兒來

令擊之乃召曹彰晨夜進追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姚襄據黄落前秦苻堅遣將苻黄

眉鄧羌等率步騎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説

黄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虚發襄頻為晉將桓温張平所

敗鋭氣喪矣今固壘不戰自窮寇也襄性剛狠易以剛

動若長驅鼓行且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以戰擒也

黄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襄壘襄果怒盡鋭出戰

羌偽不勝引騎而退襄追至平原羌廻騎拒襄俄而黄

眉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

宋書曰沈攸之反自江西舉兵東下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宋郢州今江夏郡遣人告郢州守將栁世崇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行此意世崇答曰東下之師久承聲聞郢城小鎮自守而已攸將去世崇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攻之世崇隨宜拒應衆皆披却攸之軍日久敗潰

隋書曰陳茂從高祖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高祖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高祖忿之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

又曰竇榮定之擊突厥也史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

唐書曰高祖起師次霍邑隋將宋老生拒之上謂諸將曰老生若嬰城自守當即攻之主客勢懸卒難致力其計若何太宗進曰老生勇而無謀請以輕兵挑之必出戰則成擒矣從之太宗以數騎詣其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者老生果怒開門出兵太宗馳白高祖曰事諧矣高祖謂隴西公建成曰汝看兩陣將交引左軍直趨東門命太宗引右軍直趨南門以斷其歸路老生之軍背城而陣高祖以中軍與建成合陣于城東太宗及柴

紹陣於城南老生麾兵進先薄高祖而建成墜馬老生乘之中軍與左軍咸却太宗自南原遥見塵起知義師退率二百騎馳下峻坂殺一賊將遂横斷其軍出于陣後表裏齊譟響若崩山隋師大潰各捨杖而走縣門發老生不得入城乃棄馬投塹甲士斬之致其首於麾下流血數里死屍相枕四面乘勝進薄其城無攻具士卒緣城而上一時攀堞無敢當者遂平霍邑撫其餘衆而用之

又曰杜伏威既敗隋師煬帝又遣將軍陳稜討之稜不敢戰伏威知其怯懦因遺稜婦人服以激怒之稜果大怒恚率衆而至伏威逆拒之殺數千人稜僅以身免

又曰竇建德自滎陽西上太宗以數百騎出虎牢關二十餘里以挑之往往設伏比至賊見我而旋是其上計乘險逐我是其下策賊初見騎少疑為斥候太宗謂曰我秦王也因引弓射之斃其一將賊兵六十騎並援槍而至從者咸失色太宗謂之曰爾但前去我自殿後於

是按轡徐行賊至射之又斃一將賊懼而止已而復來如此再三每來必斃賊乃不敢復逼太宗且挑且還伏兵相次而發合擊破之獲其大將殷秋石瓚斬首數百級

決戰上

六韜曰周武王將伐紂問太公曰今敵人圍我斷後絕粮吾欲徐以為陣以敗為勝太公曰不可此天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可為四衝陣以驍騎驚其

三軍左軍疾左右軍疾右中軍迭前迭後竊敵之空處吾軍疾擊鼓而當之

又曰敵踈其陣又遠其後挑我以流矢以弱我弓弩勞我士卒為之奈何太公曰發我銳士先擊其前軍騎列其左右引而分隊以隨其後三軍疾戰凡以少擊衆避之於易要之於險避之以晝取之以夜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阨也

左傳曰晉師伐齊陣于莘（所臻切）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及戰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予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丘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予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張已推車也）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即就也擐音患）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并畢正切）右

援枹（音孚）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郤克車）齊師敗績

又曰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無存齊人也室之為取婦）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欲必有功還取卿相之女）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鬬死于門屋霤下也）齊侯克夷儀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給五家不使役）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襚衣也比殯三加襚深禮厚之）與之犀軒直蓋（犀軒軒車直蓋高蓋也）親推之三（齊侯自推車三轉也）

國語曰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兵而杞梁華周獨

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食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兵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周同車侍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周下鬬獲甲首三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周曰君為五乘之兵而周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壞車陷陣三軍不敢當

戰國策曰齊田單將攻狄魯仲連子曰將軍攻狄必不能下也單曰單以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今攻狄而不能下何也上車不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劒柱頤單乃復問仲連子對曰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即織蕢立即仗插為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是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是以樂生而惡死此所以不勝也田

單明日結髪厲氣立於矢石之間引桴而鼓之狄人乃下

漢書曰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也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

後漢書曰劉伯升起兵光武守昆陽莽將王尋王邑來討兵百萬先至昆陽以十萬圍數重時伯升已拔宛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偽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

佯墮其書尋邑得其書不喜諸將旣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西城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陣亂乘勢奔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

又曰郟令馮方力戰死帝曰此健令也

又曰吳漢率兵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來救漢輕騎迎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瘡而起椎牛饗士令衆

軍曰賊衆雖多皆刼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漢邏四部精兵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奔還城漢長驅追擊大破之

李陵答蘇武書曰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絶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故陵不免耳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

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

太平御覽卷三百十一

太平御覽卷三百十二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四十三

決戰中

決戰中

後漢書曰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别將者為其輕敵果然失

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歡

又曰銚期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兒五奚反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攝幘復戰攝猶正也遂大破之

又曰祭遵與景丹諸將南擊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東觀記曰柏華聚也弩中遵口洞出血流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倍遂大破之

又曰帝在魯聞耿弇為張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

又曰岑彭征公孫述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于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大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鉤而不能去續漢書曰時大東風其攢柱有反把

勾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急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十人

又曰張步攻耿弇營與劉歆等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中有壞臺也東觀記作壞臺視歆等鋒交乃引精兵橫突步陣于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

又曰袁紹使麴義攻公孫瓚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

發鞍息馬惟衛帳下強弩數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却入空垣紹脫兜鍪抵地曰大丈夫當前鬬死而返逃垣墻間耶促使諸弩競發多傷瓚騎衆不知是紹頗稍引却會麴義來迎騎乃散退

又曰鄧禹還長安張宗夜將銳士入城襲赤眉中矛貫胛（胛背兩胠間）又轉攻諸營堡為流矢所激幾至于死

又曰賈復從上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

却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被猶負也析羽為旌將軍之所執持以先登赴敵者也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

又曰陳俊字子昭拜強弩將軍所向皆破世祖曰戰將盡如此豈有憂乎

魏志曰毋丘儉字仲恭有幹策為幽州刺史加渡遼將軍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出玄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宫將步騎逆軍沸流水上大戰破走遂束馬懸車登丸都山

屠句麗所斬獲首虜以千數遣玄菟太守王頎追過沃沮千餘里至肅慎界刻石記功刋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

又曰代郡烏桓反以任城王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誡彰曰在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誡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惟有步卒千人騎百疋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散退彰追之身自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

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於勝乾臣松之案勝乾縣名屬代郡今北屬居之號為乘乾郡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為新涉遠士馬疲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專行惟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強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

請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勿宜自伐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黄鬚兒竟大可用

又曰龎德與曹仁討雲長德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尺德與諸將避隄上雲長乗船攻之以船四面射隄上德披甲荷弓箭不虚發將軍董衡部曲將統超等欲降德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中雲長攻益急德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

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船覆失弓矢船覆水中遂為雲長所得立而不跪雲長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德怒曰丈夫何能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地一隅耳豈能敵耶我寧為忠義鬼不求生也遂為所殺

吳志曰孫權討黄祖祖横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栟櫚大紲繫石為矴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

董襲與淩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紲蒙衝乃横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紲之功也

晉書曰劉毅等討桓玄兵至竹里玄使其將皇甫敷吳甫之拒毅軍遇之於江東臨陣斬甫之進至羅洛橋又斬敷首玄大懼使桓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毅等軍至蔣山裕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玄不之測益以危懼謙等

士卒多北府人素懼伏裕莫敢出鬬裕與毅等分為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時東北風急毅令放火煙塵漲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散

又曰周處攻齊萬年於六陌將戰軍人未食齊王彤促命速進而絶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命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絶矢盡左右勸退處按劒曰是吾効節

授命之日何退之為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為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歿

又曰明威將軍朱伺隨陶侃討杜弢有殊功石勒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強弩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遂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半賊夜還長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反加威遠將軍赤

幢曲蓋

又曰朱伺劉浚與鄭攀戰楊口壘伺常所調弩忽禁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退入船底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為船械伺既入賊舉鋋擿伺伺接鋋反以擿賊賊走上船屋大唤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

又曰劉曜使其將軍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陳安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陜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

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輙害五六遠則帶雙鞬服
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絶人勇捷如飛與安摶戰
三交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
人步踰山嶺匿于溪澗翼日尋之遂不知所在會連雨
始霽輔威呼延青尋其徑迹斬安于澗曲隴上歌之
曰隴上壯士有陳安丈八蛇矛左右盤戰始三交失蛇
矛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劉曜命樂府歌之
又曰禿髮傉檀追赫連勃勃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乃

勒衆逆擊敗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斬大將十餘人以為京觀號髑髏臺還于嶺北

又曰前秦苻堅為姚萇所殺苻登率兵攻姚萇皆刻鋒鎧為死休字示以戰死為志每戰以長矟鉤刃為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

又曰後趙石閔之亂石琨及張舉王朗率衆七萬伐鄴石閔帥騎千餘拒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琨等大敗歸于冀州

又曰朱伺善戰人或問之伺答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刀耳又問曰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耶伺曰兩敵共對唯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

又曰周訪討江沔間賊杜曾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小將趙嗣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嗣

馳馬告急訪怒叱令更進號哭還戰自辰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鋭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輒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曽遂大潰殺千餘人遂定漢沔

又曰劉裕舉兵伐後秦姚泓王鎮惡為前鋒軍至渭橋鎮惡所乗皆蒙衝小艦鎮惡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閒諸艦悉逐去時泓屯軍在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撫慰士卒曰卿諸人並家在江南此是長安門外去家萬里

而乘舫衣糧並已逐流去豈復有生之計耶惟宜死戰可以立大功不然則無遺類矣乃身先士卒衆亦知無復退路莫不騰踊爭先殺衆一時奔潰即陷長安城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王猛討慕容暐暐遣慕容評屯於潞川猛與評相持猛覘知評賣水鬻薪不撫將士人思為亂有可乘之會乃遣遊擊將軍郭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暐懼遣使讓評催之速戰評遣使求戰乃陣於潞原面衆曰今與諸君深入賊

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覘評師之衆也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捷將軍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為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必以本郡太守萬户侯相處羌不悦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於是大破許軍

梁書曰大同初魏軍復圍南鄭杜懷瑶命第三子嶷帥

二百人與魏前鋒戰于光道寺溪矢中其目失馬敵人交矟將至嶷斬其一騎躍而上馳以歸嶷膂力絶人便馬善射一日戰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餘力挽絲纆矟長二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出殺傷數百人敵憚之號為杜彪

又曰侯景圍王僧辯於巴陵元帝乃引僧祐於獄拜為假武節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援僧辯將行泣下謂其子㧊曰汝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

由白也元帝聞而壯之

又曰蔡道班為吳陽戍主攻蠻錫城反為蠻因馮根年十六救之匹馬挺雙刀左右奮擊殺傷甚多道班以免由是知名

又曰武帝既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及戰梁武軍引却王茂匹馬單刀直前外生韋欣慶勇力絶人執鐵纏矟翼茂而進故大破之茂勲第一欣慶功也

陳書曰武帝入援建鄴杜僧明為前鋒與蔡路養戰於南馬僧明馬被傷帝馳救之以所乘馬授僧明僧明上馬復進殺數十人因而乘之敗路養

南史曰陳將蕭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鋒將蒼頭犀角大刀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絶倫其鋒甚鋭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絃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雲長之名可斬顔良

矣摩訶曰願得識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着絳衣樺皮表弓面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乃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陣胡挺身出陣前十餘人出戰摩訶斬之於是齊師退走

後魏書曰吕羅漢父温佐秦州羅漢隨侍隴右氐楊難當率衆數萬寇上邽秦人多應之鎮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羅漢射難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殪賊衆轉盛羅漢進計曰今若不出戰示敵以弱

衆情攜貳大事去矣意頭善之即簡千餘騎令羅漢出戰羅漢與諸騎策馬大呼直衝難當軍衆皆披靡殺難當左右隊騎八人難當大驚

又曰宇文延字慶壽體貌魁岸眉目疎朗永平中釋褐奉朝請直後員外散騎常侍以父福老詔聽隨侍在瀛州屬大乘妖黨突入州城延率奴客戰死者數人身被重創賊乃少退而縱火燒齋閤福時在内延突火而入抱福出外服體灼爛髮盡焦於是勒衆與賊苦戰賊

乃散走以此見稱

又曰趙遐為滎陽太守時蕭衍將馬仙琕率衆攻圍的城戍主傅文驥嬰城固守以遐為别將與劉思祖等救之次於鮑口去的城五十里夏雨頻降涉厲長丘將至的城仙琕見遐營壘未就徑來逆戰思祖率彭沛之衆望陣奔退遐孤軍奮擊獨破仙琕斬其直閤將軍軍主李魯生仙琕先分軍於的城之西阻水列栅以圍固城遐身自潛行觀水深淺結草為筏銜枚夜進破其六栅

遂解圍城之圍進救的城都督盧昶率大軍繼之未幾而文驥力竭以城降賊衆軍大潰昶棄其節傳輕騎而走唯邏獨握節而還

乾隆御覽之寶

太平御覽卷三百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三百十三至三百十八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王焜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十三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四十四

決戰下

決戰下

隋書曰文帝遣將賀若弼伐陳後主令大將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岡居衆軍之南偏鎮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

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又次之侍中車騎大將軍蕭摩訶軍最居北衆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賀若弼初謂來戰將輕騎登山觀視形勢及見衆因馳下置陣廣達首率所部進薄弼軍屢却俄而復振更分突諸將孔範出戰於郊而走諸將支離陣猶未合騎卒潰散禁之弗止因而大敗

又曰楊義臣拜朔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為漢王將喬鍾癸所圍詔義臣救之義臣率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遅明行數十里鍾癸覘見義臣兵少

悉衆拒之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矟射之者不能中將軍楊恩恩請當之義臣見恩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巵酒恩恩望見拔立於陣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往不克義臣選騎士十餘人從之恩恩遂突擊殺數人直至拔麾下短兵方接所從騎士退恩恩為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十餘里

又曰煬帝征高麗隋大將宇文述與九軍過鴨緑水又東注薩水去高麗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高麗國相

乙支文德遣使偽降請述曰遂旋師者奉其主高元朝
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
力遂因其詐而還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
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綠水行四五十里初度遼
九軍三十萬人還至遼東城惟二千七百人
唐書曰太宗嘗謂羣臣曰朕自興兵每執金鼓必自指
揮習觀其陣即知強弱常以吾弱對其強以吾強對其
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

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潰多用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

又曰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於江陵不從靖謀致敗賊委舟大掠人皆負重靖見其兵亂進兵擊之賊大敗又乘勝進入其郛郭攻其水城克之悉取其舟楫散於江中賊救兵見之謂城已陷莫敢輕進銑内外阻絶城中攜貳由是懼而出降

又曰光宅初武太后臨朝稱制徐敬業於揚州起兵以

匡復皇家為辭月餘致精卒數萬太后遣將軍李孝逸領兵討之敬業率軍拒於下阿溪方成列敬業謂其徒曰自知衣甲非厚者居後衆乃爭退孝逸之師因其動譟而奔擊乃大破焉

又曰建中初田悅反以兵圍臨淄及邢州詔以李晟為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軍節度使李抱真合兵救臨淄尋加兼御史中丞河東昭義軍攻楊朝光於臨淄南晟與河東騎將李自良奉詔擊

悅於雙岡悅兵却遂斬朝光戰于臨淄諸軍皆却晟引軍渡淄水乘冰而濟横擊悅諸軍復振擊悅大破敗悅於洹水以功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實封百户

又曰德宗以李晟兼魏府左司馬居無何朱滔王武俊皆反聯兵救田悅悅深壁不戰以老王師時武俊遣兵圍康日知於趙州晟乃獻狀請解趙州圍因合義武節度使張孝忠以軍圖范陽上大壯之乃加御史大夫俾禁兵將軍莫仁擢趙光銑杜季批皆隸焉晟乃自魏州

直趨趙州賊解圍而去晟留趙州三日與義武合軍而北署恒州圍朱滔將鄭景濟於清苑決水灌之田悅朱滔王武俊皆遣兵來救戰於白樓賊犯義武義武軍却晟引步騎數百擊破之景濟所乘馬連中流矢踰月城中益急滔武俊大懼乃自魏縣悉兵來救復圍晟軍晟內圍景濟外與滔等拒戰日數合自正月至于五月會晟病甚不知人諸將相與合謀乃扶晟於馬引軍還定州賊不敢逼

三國典畧曰後周軍圍晉陽齊人望之如黑雲四合高延宗勝兵四萬人嬰城布陣躬與齊王憲交兵自申至酉死者甚衆帝逐北入城當天門頓營焚佛寺光燭天地延宗率衆排軍向前我軍遂却人相蹂死者頗衆齊人欲閉門以閫下積屍扉不得闔帝從數騎崎嶇危險僅得出門侍臣殲焉唯左侍上士庫狄嶔侍從時四更也延宗以帝多鬚使於積尸之下求之不得士卒旣勝乃入坊飲延宗不復能整頓之帝出城飢甚將謀遁免

開府宇文忻進曰陛下乘勝至此今者破竹之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會延宗使開府叚暢以千人擊帝暢以衆降盛言城内空虚更無繼援帝乃駐馬召兵旗鼓復振攻三門尅之延宗率衆苦戰尸骸塞路辰時力屈率騎走出城北於人家擒之延宗見帝自投於地帝欲執其手固辭曰死人手也恐逼至尊帝強執之曰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為百姓而來耳勿怖終不殺

又曰齊師伐梁遂至于鍾山龍尾周文育請戰陳覇先

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抽槊上馬殺傷數百人齊軍乃移營于幕府山

又曰侯景次于渦陽有車數千兩馬數千匹甲士四萬人慕容紹宗戎卒十萬旗甲耀日方軌長驅鳴鼓並進景使謂之曰公等為欲送客為欲定雌雄紹宗對曰當與公決勝負遂順風以陣景閉其壘風止乃出紹宗曰侯景多詐好掩人背咸宜備之景果令入陣者皆短兵但斫人脛及馬足東魏軍大敗紹宗墜馬

又曰陳霸先衆軍自覆舟東移頓郊壇北齊人相對侯安都謂蕭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矣命衆軍秣馬蓐食遲明攻之侯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披靡安都乃免霸先乃自率其麾下出幕府山南吳明徹沈泰等衆軍首尾擊之齊軍大潰自相蹂藉墜川塞谷

莊子曰惠子見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

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返
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則天下無爭矣
尸子曰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
明四時也
列子曰黃帝與炎帝戰于版泉之野率熊羆狼貙虎豹
前驅鵰鶡鷹鳶為旗幟此以力使禽戰也
孟子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
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六韜曰以少擊衆必以日之暮以衆擊衆必以日之早

穰苴兵法曰以戰出戰雖戰可也戰春不東秋不西月食還師所以止戰也

古司馬兵法曰凡軍使法在已曰專無不畏法曰法軍無小聽戰無小利小聽謂輕聽敵人稱其虛弱危敗易勝以喜士衆沮備預也小利謂輕敵人誘於利數爲戰也

又曰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更戰則久皆戰則強更迭也

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變者也兵之分合以敵為變兵法詭詐以利動敵心令離為變化之術也故其疾如風言進退機變其徐如林不見利不前也如林森然不亂之謂侵掠如火喻其猛烈之勢不可止遏也不動如山如山喻鎮靜之形不可搖撼也難知如陰難知如天之陰雲不知列宿之象動如雷霆盛猛疾擊不知所避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疾電不及瞑目也指嚮分衆因敵而制勝也旌旗之所指向則分吾師衆也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又曰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形一敵形十也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我見敵形審其虛實故所備者少專為一也以

我之專擊彼之散卒爲十擊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我專爲一故衆敵分爲十故寡能以衆敵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言約少而易勝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言舉動微密不可使彼知吾所舉知吾所集也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形藏故不測則分用其衆以備我少則易擊故也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不備者無不寡言敵之所備者多則士卒無不分散而少寡者備人者也敵分散而少皆先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敵以多備已者由我分其衆散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以度量而

知也先知戰地之形又知戰之日則可千里期會先往以待之若敵已先至不可以勞師夫善戰必知戰之日知戰之地度道設計分軍槩敵近者先進遠者後發千里之會同時而合若會都市其會地之日無令知之則所備處多備寡則專備多則分分則力散專則力并也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敵已先據形勢之地已方趨利欲戰則左右前後感疑進退不能相救況數十里之間也

又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又曰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鋭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鋭氣擊其惰歸也

又曰勝者之兵先勝而後求戰敗者之兵先戰而後求勝

又曰圍地則謀死地則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

吳子曰用兵之道先明四輕二重使地輕馬使馬輕車

使車輕人使人輕戰鋒鋭甲堅則人輕戰
呂氏春秋曰趙氏攻中山中山之多力者五丘鴆衣鐵
甲操鐵杖以戰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
人投人
又曰趙簡子攻衛自將兵及戰且遠立又居於犀櫓之
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嘆曰嗚呼士之弊一若
此乎行人燭過免冑橫戈而進曰君不能耳士何弊之
有簡子艴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而身自將是衆也子

親謂寡人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秦人襲我以至于敗用此士也文公即位二年厎之以勇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於天下用此士也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簡子乃去屖蔽屏櫓而立矢石之所一鼓而士畢乗之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乗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

矣

又曰昔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共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參酒而進之子反曰訾退酒也豎陽穀曰非酒子反曰訾退却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性嗜酒甘而不能絶於口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荆國之社

稷而不恤吾衆不穀無與商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狗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而適足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敗也

又曰齊與晉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退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兵也矛亦兵也何為不可以歸餘子猶不自快也遇高堂之孫叔無孫叔姓無孫名平阿餘子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

無責也哉平阿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

又曰吳起謂商文曰馬與人敵在前援桴一鼓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如子

淮南子曰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舅犯曰為之柰何舅犯曰仁義之軍不厭忠信戰陣之戎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獸雖多獸必無獸以詐偽愚人雖厚利必無利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舅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

賞有功者先雍季武問之文公言曰舅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先萬世之利哉

又曰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廹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速人不及步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

春秋感精符曰強傑並侵兵雷合龍門溺驂宋均曰龍門曾門也

時與宋齊戰敗血溺驂馬也

賈誼新書曰黄帝行道炎帝不聽故戰於涿鹿之野血流漂杵

三輔舊事曰武帝發兵攻衛太子連闘五日白虎門前溝中血流沒足

列女傳曰湯受命而伐桀戰于鳴條桀師敗湯遂放桀桀與妹喜嬖妾同舟浮海死於南巢之山

諸葛亮兵法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

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故戰鬬之利唯氣形也

衛公兵法曰凡事有形同而勢異者亦有勢同而形異者若順其可則一舉而功濟如從未可則暫動而必敗故孫臏曰計者因其勢而利道之兵法曰百里趨利則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善動敵者形之而敵從之與之而敵取之以行動之以本待之此戰勢之要術也若我士卒以齊法令以行奇正以設置陣以定誓

衆已畢上下已怒天時已應地利已據鼓角以振風勢以順敵人雖衆其柰我何哉譬虎之有牙犀之有角身不敵捍手無寸刃而欲摶之勢不可觸其亦明矣故兵有三勢一曰氣勢二曰地勢三曰因勢若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衆志厲青雲氣等天風聲如雷霆此謂氣勢也若關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蟠陰羊腸狗門一夫守險千人不過此謂地勢也若因敵怠慢勞役饑渴號令不一將吏縱横前營未舍後軍半濟此謂因勢也

若遇此勢當潛我形出其不意用奇設伏乘勢取勝是以良將用兵審其機勢而用之仍須鼓而怒之感而勇之賞而勸之激而揚之若鷙之攫獸之搏必脩其牙距仗力而下遠則氣衰而不及近則形見而不得故良將之戰必正其三軍礪其鋒甲設其奇伏量其形勢遠則力疲而不及近則敵知而不應若不通此機乃智不及于鳥獸亦何能取勝于勍寇乎仍須怒士鼓衆使之奮勇故能無強陣于前無堅城于外以弱勝強必然勢也

揚子雲長楊賦曰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巨海漂
崑崙提劍而叱之
潘安仁西征賦曰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
潘安仁射雉賦曰若夫多疑少決膽劣心捐內無固守
出不交戰
謝玄暉詩曰炎靈劍遺王當塗駭龍戰
李少卿答蘇武書曰疲兵再戰以一當千
陸士衡辨亡論曰我陸公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因而後

濟絶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鋭蓬籠之戰隻輪不返

太平御覽卷三百十三